人人都是藝術家：一種擴展的藝術觀

文∕朱莉安•史迪格勒(Juliane Stiegele)

譯∕陳佾均

有人說過你是藝術家嗎？

或至少說你有可能成為藝術家？

「人人都是藝術家！」也許是二十世紀最激進的藝術主張。這個主張是約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1]](#endnote-1)提出的；在創作之外，波依斯這位藝術家在社會層面的形塑(Gestaltung)過程中，也留下了重要的刺激，尤其是透過一種「擴展的藝術觀」。

「人人都是藝術家！」這個挑釁的訴求指的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成為古典意義上的藝術家，開始作畫或雕塑。這個訴求打開了一個本質上更寬廣的視野，也就是從一種根本創造性的觀點，深入社會與我們自身，問問我們未來——在個人的、社會的，與全球的層面上——究竟想要過怎麼樣的生活?這個形塑任務的規模大得超乎想像。

這個訴求的重點在於鼓勵每一個人在**各自**的工作領域中，完全地發揮自己所擁有的創造性，無論你是老師、看護、哲學教授、藝術家或是木匠，首先試著在該領域中達到這樣的認知和效果。創造性是**每一個人**的特質，不僅屬於那些在所謂的藝術領域裡工作的人。這群人數量可大了，這樣的藝術觀涵納了所有人，沒有任何排除條件。

這個訴求目的是要敢於實實在在地從根本思考自身的存在，誠實地決定，要以什麼樣的形式、為什麼目標、在社會上的哪個領域、又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發揮自己的力量。

工作時，我們究竟在做什麼？我們怎麼工作，又是為了誰、為了什麼？我們來到這個地球上，最終想要達成的是什麼？

於是，好消息是：**每一個人**都是社會形塑過程的一份子，遠遠超越狹義藝術的範疇！壞消息則是：這麼一來，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單是照我們爸爸媽媽、導師前輩的方式，或是某種主流花枝招展地擺在我們面前的方式做已經不夠了。

此外，不是所有古典藝術觀念下的藝術家都擁有這種意義的創造性。我們看到有些藝術家一輩子就在重複他們生涯早期的一個發現，完全不接觸任何重新調整自己創作的可能。從這個角度看，一些工程師或園丁在本質上還更具創造性，假若他們不只是沒有反思地接受學習或訓練的內容，或只是套用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直試著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彷彿自己是世界上的第一個園丁。

「身為藝術家意謂著持續思考，並且願意接納直覺」[[2]](#endnote-2)，這個定義在這個脈絡下，確實地描述了一個具藝術創造性的人的工作項目，無論他是什麼工作。

於是，這種理解下的藝術自然從思考就開始了。

請別誤會：應該、也一定要有致力於繪畫、裝置、動畫等表現方式的藝術家，而且也一直會有生活中真的需要有實體藝術作品的人。假若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可以同時注意到，我形塑的任務並不僅止於此，而必須一併思考全球社會之形塑過程這個待解決的課題，我就可以帶著這樣的意識，「下幾層」來做雕塑作品，或是畫漫畫，而不至於陷入一種小圈圈的浪漫情懷之中。思考範圍有限、接近自身的不再能單獨成立，必須同時思考大的脈絡。

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高難度挑戰，已經不再可能倒退回沒有這樣認識的時候了。

於是，在過去幾十年中，藝術觀經歷了也許在人類文化史上空前的開展。藝術的觀念自此視全球為其進行形塑的場域[[3]](#endnote-3)。一個巨大的對象，我們將其稱為「擴展的藝術觀」也是名副其實了！對於跨出這麼大的一步，我們至今也多只能感覺，無法真正掌握。人類不久前才首度能掌握地球的整體形貌，現在正試著理解其關聯與脈絡。到了現在，我們個別的行動也幾乎不可能不對整體造成影響了。

亟待形塑的也包括所謂的全球化本身，而且不是由少數幾個人來實行，而是透過我們所有人。一個巨大的「社會雕塑」。傳統的藝術觀無法為這座雕塑打造合適的形式；少了非常廣義的藝術、少了創造性是不行的。我們面對的大哉問是：這座雕塑要怎麼樣才能擁有一個有尊嚴的形式？

時至今日，企圖透過意識型態來決定雕塑形式的嘗試已經失敗夠多次了，我們了解到必須自己著手。所以，我們需要七十億來自各領域、自由創造的藝術家，而且這些人要能夠超越自身利益，不忽視與其他人的關係及對整體的責任！每個人必須對他所創造的負責，並承擔後果。這份責任無法交由其他人代理。

當然，這指向一個遙遠甚至可能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境界，就像自由也是一種理想境界。不過，理想的存在也是要讓我們保持動力。

然而我們現階段仍陷在一個整體而言不負責的主流文化[[4]](#endnote-4)之中。

在二十一世紀初，我們看到藝術和社會的關係仍是相對的兩邊，如下圖所示。



一邊是社會幾個代表性的要素，然後在隔著一段距離、而且和其他要素沒什麼關連的另一邊，我們看到藝術。藝術的、創造性的活動有相當的部分在這個限定的空間中發生，這個空間或多或少是社會其他領域慷慨賦予這些藝術活動的，作為一個隔絕聲音、受保護的空間。藝術活動在這個空間內形構為——呈現地極端一點的話——一個或多或少封閉的運作系統，階層分明，對社會其他領域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影響：在工作室空間裡製作藝術品、一個插入製作端和觀眾之間的策展層面，依據自身喜好進行選擇、宣傳或阻擋、我們之中固定的一些人星期天會去的那些博物館、那些藝廊，藝術史學者在這些地方談論那些在場而沉默的藝術家，藝術作品的買賣也交織其中，還有雙年展、藝術權威專家、拍賣。甚至所謂瘋狂的東西也有一席之地，晚上，在那些富設計感的社會溫室裡，有給圈內人看的舞，不過很少有向外的。我姑且挑釁地將這一切稱為「藝術機器」。

在這些空間中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系統的法則被直接套用在藝術上而不受質疑。藝術作品窮盡其力、窘迫地要模仿經濟，於是便默默地流於投機的對象，或更極端地，成為掌握寡頭政治的人很好的洗錢工具。

藝術家容易成為競爭排比的工具被推來推去，一旦利潤沒有達標，便被隨意拋下。而藝術教育機構對下一代的教育也持續這整套系統，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反抗。這一切早已眾所皆知，然而替代方案的發想卻仍沒有進展。

大多數人覺得自己被排除在這套系統之外，覺得這套系統與他們生活的現實無關。

這種藝術觀的社會影響力很容易操控，藝術陷在內部的競爭之中，自我指涉、無關痛癢。

之所以會如此，難道是因為自由的創造性能釋放原始的力量，啟動難以掌控與預測的社會變革？會朝著人類的自由意志發展？並能為了未知與好奇心，放棄表面的安定？這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帶向這幅圖所描繪的烏托邦，不然呢？

唯有當藝術打開這個繭，將影響力散播到社會其他領域之中，藝術原始的力量才能得到開展。

散播影響力的意思遠遠超過在公共空間或是公司領導人的樓層看到更多藝術品出現，在美學層面為那裡的人事物加分；而是超越公司，可能甚至連整體經濟系統都將經歷這個思考形式問題的創造性過程。

為此，人們必須先將藝術視為一項理所當然的資源，才能從新的、沒試過的方向來檢視社會諸多領域中的結構、程序與機制，這些僵硬的例行程序所帶來的害處早已超越益處。全面性的思考，也包括考慮盲點，而在藝術裡便可以訓練這樣看待事物的立體觀點。嘗試一種超越既有機制、不受汙染的思維，每天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在不認識的事物中演練有意識的方向，並據此行動。

我們完全可以像看一座雕塑一般，從形式的層面來看待社會各個不同的領域：這個形式是否適合其內容與想法，還是太過龐大、膨脹？太小、太硬？是否擁有好的節奏，或者有些無趣之處？有沒有會傷到人的地方？這個形式是不是放在對的地方？從背面看起來如何？繞一圈是否真的不會發現疏忽之處？有沒有太多一樣的東西排在一起？會不會乏味？這個形式外表是否真摯，或者只是假裝這個雕塑看起來的樣子——也就是說，只是kitsch？所以這個形式是個好的形式嗎？

如果一切都在對的位置，就是好的形式。

為事物找到對的形式，是對藝術一種確實的定義。

如此解放的藝術觀帶來了什麼觀點？

讓我們想想幾個社會領域的案例。

要評估我們離這樣的解放有多遠，只要看看我們的教育系統就知道了。關於人、關於一個人成為自己的發展，還有他要怎麼樣對整體社會有所貢獻，這些都在教育系統考量的邊緣。通常這些東西在教育裡沒有受到刻意的阻撓就已經謝天謝地了。教育系統的重點大多在於訓練人可以盡快、盡可能順暢地在現有的社會框架下運作，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之中。我們的教育機構是馴化企業，到一種可怕的程度。整體而言，我們教育體制的形式是不完美且不足的。

孩提時期，我們所有人都帶著無可計量的創造潛力來到這個世界，可惜在成為大人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潛力，然後用剩下的一點點來面對我們整個職業生涯。明知道這樣不好，我們還是基於對效率的錯誤理解，扼殺了我們下一代最寶貴的部分，給他們利他能，麻痺這些孩子，好讓他們可以適應這個設計不良、我們身在其中也不快樂的社會，卻沒有從他們身上學習，讓社會結構來配合他們。

一個不忽視我們原始創造性的教育體制會是什麼模樣？根本上由孩子一起決定教學內容？要怎麼組織自由的教育機構——而且不是只提供給那些經濟能力強的菁英——好讓人們不被功能化，在成為他想成為的人的過程中能得到適當的支持？國家與其利益和教育體制有什麼關係？藉由這些提問，我們便可讓教育領域成為我們形塑的任務。

人們工作領域的狀況如何？在工作上，我們往往在缺乏挑戰和挑戰過高之間擺盪，其中許多人受到結構限制而僵化，在工作上沒有讓他們有任何自由、全面發展的空間。因此實在太少人在工作上真的是快樂的，還有些人有種種身心靈扭曲的反應，缺勤的情況快速加劇。於是我們每年到遠方渡假，好逃離這一切，然後三週後發現情況完全沒變，又從頭開始。像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我們還活在一個瘋狂的工作觀裡。我們不做我們覺得有用的事情，而是那些可以賺到錢的事情，無論是什麼沒意義的事情，或甚至有害。也許我們可以問，究竟什麼是有尊嚴的工作？必須改變什麼，才可讓我們能自由決定去做有意義的工作？工作與收入在未來應該是怎麼樣的關係？

有個關於這方面的烏托邦很有意思，我估計要實現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就是設立給所有人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多個國家已針對這個議題有了廣泛的討論，在瑞士已經舉辦過一次公投。這個設計是要讓每個公民，沒有例外，每個月都能領到一筆足以過有尊嚴生活的收入（比所謂的基本保障高得多，基本保障的計算低到無法有文化上的參與）。這麼一來，不僅求生存的恐懼消失，也能有自由，獨立決定自己的工作與社會關係——擁有說「不」的自由[[5]](#endnote-5)。

於是，決定我們怎麼生活的責任就完全落在我們自身。基本收入其實是與擴展的藝術觀並行的條件。

這麼一來，我們就進入了經濟的領域。如果我們的經濟在處理最有價值的資源，也就是人的能力與技術方面不符合效益，那麼我們的經濟到底有多合乎經濟效益？只要經濟僅關注數字有沒有更高、更快、更遠、更好，只看短視的表面競爭，嚴格說來就不是真的符合經濟效益。以往的經濟觀長久以來總是灌輸給我們說，追求最大的利益是我們行動、創造、發明、挖掘新事物的唯一動機。這根本是醜化。我們的動力難道不更多是出於自己希望創造出成功、行得通、有用，而且受到肯定的事物？我們對事情的熱愛、做這些事時的快樂，或者這些事情能帶給其他人的快樂難道不是更強的動力嗎？利益最大化導向對人們內在的傷害越來越大，於是人們接著破壞周遭環境、破壞大自然。

最後我們在人生結束時把這麼多的天賦又原封不動地還回去，多麼浪費。在發展我們可為地球所做之貢獻的意義上，這樣的對待方式是完全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從人類內在益處的意義看來也是如此。

在此順帶一提，整個臉書經濟完全是建築在使用者精神創造性的付出之上，為這個平台提供內容。從中獲利的卻只有臉書公司和他們的老闆。幾百萬人什麼也沒拿到而且乖乖接受，往往甚至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未來需要什麼樣的經濟形式？

或者要問的是：究竟是由誰決定我們需要什麼？如果是由我們自己決定，那麼商業交易的領域會是什麼模樣？那我們喜歡去的店家呢？本書裡有個提議：唯一超市(nur 1)，一個徹底不同的超市概念。

篇幅有限，我在此並不打算深入政治的部分，雖然這麼一來我們便進入了整體形式的核心領域，向內向外輻射出全面的影響。我們生活在運作正常的民主之中嗎？身為公民，我們的利益在國內是否有得到充分的表達？每五年投一次票夠嗎？

有輛雙層巴士[[6]](#endnote-6)多年來已行駛到歐洲各地，宣傳透過全國公投達到直接民主，並蒐集連署。這項工作不是要把直接民主當作多數對抗少數的戰鬥工具，而是要讓形塑社會的決定過程有更廣大的民意基礎，而不是交給少數幾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說客決定。「支持直接民主的行動」源自約瑟夫，他在1972年發起了這樣的行動。

在我稍微打開了一點的這一扇扇門的後面，充滿了各種提問與可能性。

我們急需藝術和其他乍看之下似乎互不相容之社會領域的相會，而且需要很多很多，才能為未來找到解決之道。透過這種專家化已經失去的全面概觀，藝術與創造性便能提出最深入的問題，協助我們踏出第一步。

這一切早已不是瘋子紙上談兵的遊戲，而已成為一種必要，以在這個地球上發展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我們現在已經理解到，我們無法用過去或現在的方法解決未來的問題。我們知道，為了要有意識地去形塑一個未知的將來、一個和諧的世界，我們需要大量根本的創造性，而一個侷限、自我指涉的藝術觀無法提供這樣的創造性所需的養份。

這一切一開始可能會造成一種具創造性的不安狀態，直接嘗試的時候甚至會覺得相當困擾，不過這種感覺正是啟動改變的必要條件，因為人們不再接受現狀。

願意進行這樣的嘗試的獎賞是，我們最起碼可以體驗到一種內在身分認同的快樂，這個身分認同會成為我們真實人生的指引，沒有扭曲且開放，並守護我們的心靈。

藝術與藝術家的本質在於一再嘗試新的進行方式，即便不知道最後會如何，對於結果也許一點想法也沒有，但還是勇敢地投入如此不明的情況，相信「將會找到辦法」。這並不容易，要具體在自己的生活中實現尤其不容易。

不過，我們來到這個地球上，大概也不是來度假的。

也許你會反駁說，這一切都是烏托邦。對，就是。

但難道這個世界上所有新出現的東西，不都曾經是烏托邦嗎？——手錶的發明不也是如此？

藝術是對機械式思維的批判。

多莉絲•蔻德思—佛列特(Doris Cordes-Vollert)

後記

自波依斯1985年過世之後，世界各地有許多人繼續提倡這種擴展的藝術觀。不過，這個觀念近年來在種種可能性的氾濫之下，有點被遺忘了。也許就像巴哈的音樂，當時在他過世之後，沒有人繼續演奏他的音樂——現在回過頭去看簡直無法想像。

經過了八十年，巴哈的音樂才重新被發現，接著便迅速地散播到全世界。他的音樂來自未來，還得等時代成熟。

我認為這種擴展的藝術觀仍蘊含了沉睡中的巨大潛力。關於這個觀念，目前幾乎沒有適合對這個觀念有點興趣、又不用做太多準備功課就能理解的文章；以上的嘗試是為了補上這個缺口。本文試著以中性的方式來呈現這個觀念，並無可避免地加上了一些個人的部分。這種擴展的藝術觀不是教條，因此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烏托邦工具箱**的整體計畫，包含其所有組成元素，就是這種擴展的藝術觀的具體努力。在投入這個觀念二十五年後，終於有了這項計畫。我們覺得自己是初學者，並仍在繼續練習之中。

本文在這個框架下僅能提供一個概略的介紹。

更多的英文資訊請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Beuys>

關於波依斯的德語著作與相關出版資訊請聯絡：

Rainer Rappmann, info@fiu-verlag.com

1. Joseph Beuys (1921-1986), <http://de.wikipedia.org/wiki/Joseph_Beuys>。 [↑](#endnote-ref-1)
2. Johannes Stüttgen。 [↑](#endnote-ref-2)
3. 和所謂要「治理這地」的思維完全不同。 [↑](#endnote-ref-3)
4. Johannes Stüttgen。 [↑](#endnote-ref-4)
5. Götz Werner，藥妝連鎖超市dm的創始人，同時也是強力推動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倡議者。 [↑](#endnote-ref-5)
6. [www.omnibus.org](http://www.omnibus.org)。 [↑](#endnote-ref-6)